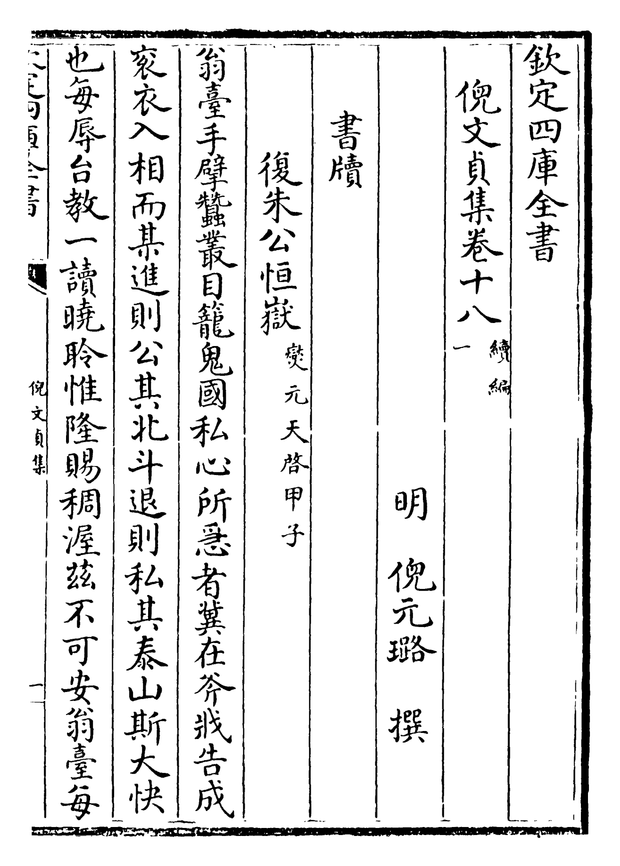


集部



倪文貞集卷十八 續編一

明 倪元璐 撰

書牘

復朱公恒嶽 癸元天啓甲子

翁臺手擘蠶叢目籠鬼國私心所懸者冀在斧戕告成衮衣入相而其進則公其北斗退則私其泰山斯大快也每辱台教一讀曉聆惟隆賜稠渥茲不可安翁臺每

割肥以享士遺家而急公自髮膚以往無一有者而獨不能去其胸中郵漿驛饋直以郭大夫處陳無已不亦難乎其逢此百罹誦中林之詩有維谷之歎今者中朝振瑾之禍飈發蜂起本由博浪之椎一擊不中而今且京貫比連譬則攻癰不消内潰更甚北寺黄河之禍有不忍言者心之憂矣其何能淑乎方今之時無問疆事朝事一須才識誠望福五事兼備如翁臺者乃得為之蓋惟才可以應卒惟識可以察幾惟誠可以格幽惟望

可以作氣惟福可以却兇苟非其人雖射隼彈梟聲忠鼓義猶為用罔耳

其二

奉台諭示以無法之治比參苶之殺人第思亂國用重典武侯之治蜀是也然非恩信素結剸割有方則亦何以成之哉烏喙雞毒自扁氏用之可以生人而專用之誤用之則皆腐腸之藥也瘡痍新定道在拊循且滇黔土風素稱椎陋恩威之互用有若轉圜惟願寬以濟猛

猛以濟寛斯則純王之治耳膚功既奏簡在正隆翁臺將不免為彼西人畱于信宿何乃欲賦遂初夫功成身退大臣自處則然而嚴疆善後之策尤亟也役旋肅楮順候道履

與黄石齋 道周崇禎戊辰

三年不見幼玄乃其文章風節則如在目前也幼玄作者俯瞰一切可以朝報左史腐賬馬遷百十年後當更無一人道王李矣琴和痛定宜興覲光之思伏惟夙駕

主上極聖以堯之明而有四凶舜除四凶在五十之年今以冲齡遇之是昔之君子罹曹節王甫之凶而今之瑣人享唐堯虞舜之福乃尚欲使同文再獄元祐重碑賈誼復生真當痛哭弟不量螳斧犯此隆衝孤支作掌瘦肋承拳雖復形化骨銷不以為恨耳小疏及試録墨選共五件請正縑筆兩事具别狀以幼玄素禫已更將必大開文字之禁雖為微薄有其義存向者維揚風利剳纜不作覼縷寄聲魚公嗣圖李報也

其二 壬申

秋間匆遽言别每懐黯然聞留滞胥江已及數月何生
義兆輩方誅茅鋤土啓闢講堂二三友朋自是有所指
授各以正學相鏃厲某即當遣家中子弟從游杖屨開
其茅塞耳夫聖賢之道體用一原是故言性命者學也
言事功者何莫非學當國家多故農田水利之原邊防
阨塞之要錢賦之出入制作之沿革吾黨所宜講求者
非止一端若夫浚羲文之畫轉濂溪之圈摭拾禮樂塗

改詩書曾足以盡學乎年兄奧衍深邃之才博綜掌故洞曉機宜其所以成就後學者在於樹人才而紓國恤不止以剖析鵝鹿疑義抗懷有宋諸儒已也

其三

自兄去弟彌凉颯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益知朝市山林有仙凡之辨也近者會推一鬨咄咄怪事不圖天下有此夔睢非主上聖明大事去矣盈廷多敢言然只是枝葉此魅與綦相共驩比周財神智鬼百事皆全此豈吾

黨正人唇舌之功所能撑拒弟蛙腹脹破項于講筵連發二義直刺揆地數奸遂為當軸兩公側目前二十日講罷上以邊事召政府諸公其相遂中傷弟然上亦小薄之踞奏移時黙然不應顧左右言他而止不然禍且烈矣智必取遲勇必取早弟當審所處耳

其四

每讀大疏神思豁然得所論慎喜怒以回天心者知兄正心之學喜怒慎而好惡弗涉於一偏刑賞悉歸于

至當推而致之即中和位育之理也然尤願在廷諸臣精白一心弗營金錢之窟弗徇情面之私弗沽聲譽而昧國家之緩急弗標名節而忘君父之焦勞存虛公正直之心具明允篤誠之器而後可以集事趙忠毅云臣不過欲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為社稷蒼生計而已此言誠今日之要劑也世波顛踊譬彼跛人東突西張無有是處年見持議侃侃知聖明必前宣室之席耳

復劉是菴相國 一爆戊辰

其自公車已知瞻慕明光奉為斗極竊謂老先生之大業近方有宋大都如王子明之名通而歸于峻整有韓稚圭之堅定而運以精詳日者平臺三召英武驚人使以老先生當之知可大出條侯之對不發令狐之汗也然而大猷方張元氣未固熙豐之伏莽蘩自彼徒洛蜀之微芽萌于我類又主上方綜核名實鋭心富强或恐以王成德儒之一事盡疑百爾之心因而遂有宏羊惠卿之小人大興言利之說一瑕偶見百釁俱開非夫

价人不能早定所謂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者於老先生手額尤切也其猶翦鼻其細已甚惟是金門氷署槖筆侍從者第雍容以文墨相高至於世道之消長人材之邪正偶有建白輒以侵官為譏彼誠不知詞林固論思之官耳

復范質公吏部 景文戊辰

弟正如鶡一毛偶斑見而愛之者遂誤謂之鳳非惟不知鳳亦不知鶡也蘭吹三至每荷溫文知往日山公啟

事之心至今激熱然終是誤鶡為鳳也弟謂翁兄愛我不如直題之為鶡萏恐大美之名天下疑其非分形見勢移於是遂有怪之為蒼鷹老鶻挾彈而驅之者其時翁兄雖百喙能解乎今者離照日章英察相遇重雺若霧化為明霞來教徹底澄清是大藥王手人病邪結狂發未有硝黄未下而可驟進參苓者也然而日來爬梳將無小混如賈浮弋自有勝處乙丑出山一疏雖語多支離其苦心自存高硜齋太僕卓然人豪更出賈上而

今巫山一炬芝蕭並焚此則弟所大慮也又弟謂今日論及崔魏一案只當就其中分疏洗剔如乾兒義子生祠頌德之徒不必言矣其次則其委蛇取容安享富貴者又次雖未甚討便宜而曾向彼伸寃訴屈作可憐之色者於此廓除一番儘足昭回日月若其從前意見元黄議論牛李雖甚頗謬而總於污濁無所沾濡則盡可收之一室之馨胃以九州之被庶頗波不作大道可游弟持此說甚堅昨已面啟閣中諸公矣翁兄亦以為是

乎翁兄大節千人共見耿中丞誠知人也制誥二軸合弟書恐鴉蚓之跡上辱龍文無已或將原稿檢來聊試為之少文兄弟十年盟友今之人龍弟誠無可輕重然使軾轍不興鴻詞則蓬山可拆矣方病杜門潦率抒報庶見素冠何時可吉耶

其二 時范公官南司馬

適者楚盜暫紓秦氛復熾而玄黄之廟戰奔覺之墉興覩茲百端不知所効其濫廁侍從無補啓沃然惟有以

不敢自欺之忱盡因事獻納之職而已昔伊川先生謂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今雖事勢萬萬不敢出此而聖主虛懷謙受稍有一得皆蒙霽顏則講席敷陳正儒臣所以效忠者惟自慚識陋而言畧尚藉教提開其荒塞耳向委蚓縈金石之事誠不敢率爾謀之躭延至今今又管城告竭旦晚南鴻有來或得伸紙如志便能報命也瑟彼玉瓚安得黃流與相侔

副鸞承明賜徒有醉心附去玉尊一枝綾綢一足惟衣裳在笥天子之所圖也朋盍簪勿疑吾黨能無意乎

答曹珍宇　于汴戊辰

邪正纔分元神未固其望价人之來比於望歲者非徒鎮靜之謂也憲府肅清則百僚振厲靖蜩螗沸羹之氣而布紀綱法度之司惟台臺定搽定識始足副聖主側席之思耳某歷落踈閒本無足重頃與家仲論劾魏顧二輔來教許為直言又疑璫禍方熾脂韋容悦者不獨

此輩然逆豎威福自擅之初挈其柄以授之者南樂也綸扉之地靦顔就列者固尚有人而崐山為最今摘其檝跡數事亦使居鼎鉉者共知惕息毋貽覆餗之耻耳惟是賈生痛哭取忌當時世或遂有集矢而驅之者得失之念其蓄久置於度外矣孟平事兆祥敝榜中龍象也雲臺高議亟需此人台臺誼在同升即不得引嫵里井程明道首薦二士即其弟伊川表弟張載也史稱知人願台臺毅然持之

復錢昭自

士晉戊辰

其最駑鈍辱翁臺注存孿孿況又申之奬飾寵眷人以綈錦乎台諭為世道之憂而不肖亦正有杞人之見方今聖人秉極天下為公決不當復存聲氣之私存門戶之見頃者孟浪一疏非欲為東林標榜也正以東林不盡君子而正多君子其非東林者原有小人而亦不盡小人若付之不皂不白則是非邪正之辨不明矣即如三案中若兄翁所論梃擊一案本是絕無可翻之局盜

論事則處分只有此法論人則彼氏原非清流此較之紅丸移宮最為堅定然而其中佐議之輩豈盡僉壬此際用人之時理應區别倘今日欲沈人以定案則後日必且翻案以伸人理有固然勢所必至此非具大識力不能神明其用也膚識危言業蒙嚴旨且彈射四起矣然區區之愚竟不可易也他日必有思不肖之言者不識兄翁以為何如

其二 時錢公為滇撫

遥欽雄問心眉並飛我瞻四方㸃㸃靡所騁而金馬碧雞之秀獨號神皐豈非漢用孔明唐崇忠武是使南人戢心於營陣六詔歸命於地圖耶流𨂂至震橋丘中都蜩沸陜洛之間並又蠢動廟堂猶且悠悠未有定策杞人憂天不知所底惟兄翁綏靖巖疆飭勵頽阤猝有緩急亦可提師應之弗以一隅稍安而忘天下之全局也

與吕豫石 維祺戊辰

天子不忘涑水之舊人在翁臺豈得守東山之㪚履乎

其羊鹿小門歸誠龍象闇者不量螳斧結怨隆衝冀力破門戶之見區區之心徒以堯舜在上節甫已除百爾靖獻止期以大法小康襄昇平之治又何容更作標題妄分畛域乎且其更有說者生平於邪正之介辨之甚嚴而待之不惡未嘗欲索瘢於小人亦不肯苟同於君子若夫雞肋一官棄猶土飯久矣

答王季木 象春戊辰

神交二十餘年即不能知面廣狹而夢中可尋七載顛

波龍蛇走陸清霜皎月星于妖虹今則大昕既出明霞四飛豈非渾蒙之又霽儀象所重陳乎弟偶以蛙怒腹脹發其詹詹然而處此昌辰數理並會雖使千夫塞默如蓄栗紅灰勢無不爆來教侈啁嘈於節足非其質矣蒲輪朝下英州夕還所恃巨靈下開生界要使熙寧紹述無往復之憂鐘乳芒硝有循環之用則堯壤坐擊周器無欹衛士兒童共此手額耳扇頭詩絕唱有辭鷗探驪之愧新刻便中望多多寄教也

其二 巳巳

又得衷言彌益氣義山阮神交未有踰於此者也世灰大滌器界重新長沙前席足使痛憤化為謳吟主上綜核名實英武莫倫而微窺睿意尚似尊富强於仁義之上則亦未有人委曲陳明者今使六韜左列七策右陳茍不得公望衷吾而用之亦何益乎浮翁硜老人有一箭雙鵰之嘆然事既至此只合從容計之恐磯激則又成穴鬬也

答孫愷陽相國　承宗己巳

伏承明教慭然思深益以闢門籲俊而為綱紀四方之計翁臺之言及此國家之福也然以天子聖明道兼離巽既不同神皇末載之軟熟喑聾亦已大反熹廟七年之喧豗淵湃惟願朝端省一議論則宇内多一事功間者詹詹之言殊慭多事然以息羣囂而策羣力則有不然者乎

其二

邪正必當分明而氣類不相依附涸涸于前嗺嗺于後皆足為世道之大憂況今滇滁大霽聖明方厲精更始諸君子正宜乘時奮績為君國計久安長治之方為百姓講休養生息之術不獨竿牘苞苴力當杜絶即立名樹節之心近於激烈而入於偏畸台教中立之論誠為度世之針可以入告一人可以出咨百爾者也某偶作蛙鳴詎敢蜩沸雞肋付之度外鶴夢清而可安知台臺道義相期不以為念耳勿遽率復臨啟依依

與李懋明 邦華己巳

新命頻頒八方手額丈人貞律之望司馬克詰之功延頸喁喁佇覲大業比於菜色之跂參苓也昔楊誠齋以斟酌元氣稱頌温公本朝自承平以來文恬武嬉習為故事雖有紀綱法度之布正人君子之名而闒闒之凋敝府藏之空虚有日甚一日者譬則萬間廣厦即丹雘一新塗餙如故乃欂櫨榱桷間木蠹叢生而楹礎有岌岌難安之勢蓋元氣之耗久矣夫盗至辱行也然不可

曰聊救飢而為之今之言加派者是也人家失火急則益宜心定分署其子弟僮僕引沃器隨之此上策也神魄駭散而號呼於市名不知誰何之人其雄者劫貲以去怯者望烟反走忠勇而赴救者又迷不知所向今之言召募言征調者是也台臺職任中樞正宜亟加釐剔練固有之兵核固有之餉提掇舉朝精神使各知公忠體國外固疆圉內輕徭賦斯可恢復國家之元氣耳

與錢大鶴 允鯨 己巳

南兵駕司之有馬快船也戊子以前大壞極敝凡各縣軍户幾無孑遺矣自先君子起而更張之改僉差為僱役竭五年之力而後報成於是四十八衛數十萬人慶若更生凡留都之所以安堵至今四十八衛之身命生全至今者皆先君子之功也然此法之行甚不便于衛弁何者往者僉差則三年編審之權皆衛弁為政平時之魚肉臨事之需索無所不至報充則責富差貧督逋則敲肌剥髓故凡三年一運之間賣妻鬻産者不可勝

數而衛弁之權重于泰山自催役之法行而官徵官役於軍無涉矣差與軍無涉則軍與弁無涉矣始軍之視弁也如虎而今之視弁如途人以此衛軍之生理日茂而衛弁之署如氷軍之尸祝先君至今日盛而奸弁之積恨而思欲變之者自戊子至今五十年中未嘗一日忘也從前凡遇駕郎到任必起一番簧說其明而賢者必痛懲而力持之矣間有不明者或為其所中而不肖者又為其所餌動起絲紛旋來鼎沸究竟無敝之法不

可得更徒賈萬餘人一番揭竿之衆耳今從彼軍復有此謀而當事微為所惑雖事必無成然當今饑卒呼庚之候萬一勢起揭竿雖食奸弁之肉亦何益乎根本重地年兄急須留意奉上船政新書一部冀垂省覽并乞進彼中故老襟紳假以清燕使一悉其所以然彼必能縷縷道之也

答梅長公之煥庚午

日以杜門不及申自崖之致良用歉愧今日中朝之士

擬有二端其一者贊歎芒硝取其下滯不知中氣垂竭此台教所云去乘前取勢不顧後悔者其一則駭㥁擬晳莫知所措又畏棒太甚益務斂收蝟縮結舌痴視奕家先手呼盧家清盆遂無一人識者是可痛也大都天下之勢不患無議論而患無事功不患無風節而患無經濟惟須定識沉幾之一二人持之讀來教存元氣搜人才二語窺其靜定也其眉聱股隨何所輕重而硜硜自持誠不欲使委街閭巷推重要離耳

答吴鹿友甡　辛未

伏承明教適慰所思秦晉之事廟堂俱未有得其要領者厝火不救漸致燎原合數萬荷戈之衆曾不能翦烏合之寇而猶藉口於武備之單虛夫水至柔也以竹承其流竅而呼之則騰激可十丈善用兵者能以忠義厲兵斯勇氣百倍不待金鼓以聲也台臺繡斧西廵函闗搴壯聲忠鼓義俾閭閻有敵愾同仇之心但知殺賊而不肯從賊則勦易為力矣至於撫則猶有可言者當此

斗米四錢之日度現在之十五萬金必不能盡人而給惟在附近州縣稍稱豐稔之區擇賢守令設法羅買運至近賊地方盡心賑濟給耕種輯流亡民於是知有農桑之樂而相戒斧鑕之威斯從賊者亦化為民所謂撫民不撫賊者此也大范老子豈復猶人方今名將銳卒雲集還鎮惟提掇精神振勵頹陁則壁壘改其故觀將使惠文冠采大揚兜胄之威執法星光坐掃欃槍之色矣使旋肅復惟祈專意致功上慰宵旰麟閣勳名果儒

者意中事耳

倪文貞集卷十八

倪文貞集卷十九 續編二

明 倪元璐 撰

書牘

與楊武陵相國 嗣昌

自神廟中江陵相以徤敗後之執政者陰擅其柄而陽避其名於是乎以瞶眊為老成以頑鈍為謹慎以陰柔為和平以肉食素餐為鎮定一切疆事朝事置之度外

而日與傳燈護法之流彌縫補苴以固其富貴老先生未入綸扉即毅然以名宰相自任海内翹首治平喁喁然有救時之望然某竊有所質於左右者今天下之勢兵與餉二者而已兵不能戰而日以索餉為事餉不能給而因以加派為策自古及今無驟加二百餘十萬之賦而民力不困者其固謂足餉之道只在清兵而已老先生剔釐整頓之方所當與計樞二部通盤合謀者籌之有素而其輒條數議冀以對菲見采世或有鉗我於

言者惟垂察幸甚

寄錢麟武相國 象坤

自十年來聞見所及帝賚之良進退出處之正未有如老先生者也顧老先生所持者正已之事而救時之道原未盡此今之所謂救時者非必有才也游光揚聲以為才詎不悖歟盜賊淵天下為李綱趙鼎則必求岳飛韓世忠之將而用之庶足以辦賊其倀倀無之動釘世眼小需秋與決策拂衣耳

復張中丞延登 甲戌

日讀大疏激切詳盡使聖主動色蠲恤之文下如流水仁言利溥信矣此後事宜亦惟留神極慮求其萬全大都海寇之來必有內導巨浸之後必有大荒南顧維桑言之色變耳寇禍蔓於秦豫當局者勦撫俱失其宜侏儒既飽金門之粟豈可竟置身于官守言責之外不得其職則去秋風一起定當為蓴鱸歸眺台光于兩高三竺之間也

與蕭郡伯震

下里遂為魚鼈非老公祖恤灾設竒平糴定亂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矣善後之計知無餘籌谷虛下詢彌見憂勤至意今日之事在民情以蠲賑為急劑而欲奪羽檄之資既恐不能得之於上在地利以築塘為首功而計儆畚鍤之費又恐不能得之於民誠為大難是在神明其用耳

與胡大行麒生庚辰

鵬奮以來吾道生色跡其致用方將彪炳千秋豈特為世間達官鉅卿已耶不佞齠髫最微雝腫已廢而君國之念有不忍一日釋者惟奉蘭心竊欣榆意高文精微特達一時無忝山居慠㧣讀未見書並用鼓舞矣草率

附謝

答蕭令君琦 庚辰

本不以一高第動色吾韓若然而三立之事正以是為階者立功不須言即改學究而靜進取則立德立言亦

從此始也今民窮盜起急需良有司休養生息之雄州諸蠻所窺天下多事雞蟲皆有躍馬之心犢牛刀劍韓若當不讓古人專美於前所謂金湯道存保障且僕明農將毋已畢餘生乃歲且洊饑洶洶如處崩濤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非徒憂也將有所以救之者也然則山林之樂豈今日所敢輕言哉忽承使問感此夢尋衣帶錢江望猶河漢且附復不宣

與從兄三蘭 元珙

役旋知涖任之期攬轡澄清此其時矣夫繡衣整飭官方首以奬廉懲貪為義第啇臺者百城之圭臬必先自處於潔清無欲之地而後可以激濁揚清轉貪頑之固習且察吏亦非徒貪墨之謂也周官六計弊羣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辨嵩守令號稱牧民其大要在於鋤抑豪强字養小弱爬騷地方之利病鉤稽胥史之巧猾舍此不能則或庸懦而託於朴誠捷給而託於幹辦皆足以貽誤民生兄試平心察之分别黑白眝之夾袋上之

封事則風勵所及其有益於吏治也多矣江右士瘠而俗淳足以興起教化要使匡峯鄱湓間有以神慈頌者斯則儒者救世之雄業不負所學耳

與仲弟獻汝 元瓚

近事如中使四出撫鎮失人要皆可憂可歎之事欲哭則近於婦人徒有氣塞耳同門黃石齋馮鄴仙真皆鉄漢而吾容與其間鮮所表見然已蛙腹脹破可奈何哉外寄劉念老一札并奏稿二篇此老為當今第一人物

弟可時往請教執弟子禮勿以其道學先生迂而遠之也

其二

白雲親舍有母之尸饔求歸之心真如籠鳥欲出不能息也既泒承日講初以不能歸省為苦今思此真儒臣陳善責難之會矢當竭慮納牖寧使觸諱蒙譴必不敢依樣從事昨泒講省刑罰薄稅斂數節正今日對針樂石吾節取時事細為發揮而中堂發刪發改堅拒而止

平章如此真可笑歎吾自惟人臣致君無有大小但使乘時隨事畢竭愚忱盡心之謂忠不欺之謂誠儒臣之業已効自是乞身歸養斑衣取娛長為農夫豈有憾恨乎

其三

南雍已擬三月竟得北鱸舞膝在目忽復奪之中酒下第不足喻此情懷自政府以及親知無不勸我迎養吾心大動不可遏止母親之壯健朝紳莫不知之帝京上

國母親亦豈可少此觀光弟幸為我預籌勿拘勿執當設身處地即如吾通籍十四年妻孥聚首而將母無間天各一方過此以往歸計尚未可知吾口口節義反跡承歡以此惴恐夢寐不寧只此板輿非有艱難其諸一切但得母親一個肯字吾自有安頓部署之法家中塗中總易易耳

其四

自五六歲時出就外傅即讀四子五經之書所謂學也

講學者發揮其義理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講學之法也幼而學壯而行講學之功也祖孔孟而宗程朱學如是是亦足矣倘或以此為老生常談而别尋議論雄鋒鋭筆移日分夜以成書者約畧如禪燈語録正恐論語半部孟子一篇尚未能身體力行是其所講者不過秀才家帖括伎倆耳弟輩試思吾言則知誦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弗於正路中又生岐路也

與浙中丞暨鹽使者 辛巳

辱承函教深欽海谷之誠老公祖搖山撼岳所至風清不能躋堂稱賀惟望風雀踴而已竊有請者儆浙連歲奇荒而杭湖紹尤甚斗米至六百錢積殣相望此三百年所未有之災不知前此兩臺曾繪圖以告否若猶未也則祖臺今日之事矣當此度支告匱之日請蠲不得尚可緩征即僅緩征而德音既章所司亦暫戢追呼之吏俾民得專力東作以待有秋或先得明諭徧告有司使知所重在民而不在賦在有司不過為吾民受一二

月叅罰耳古人矯詔發倉今即矯詔緩征何不可乎南北異勢各從其極為言今日東南之勢極矣極則必變不得以西北斗米一金人相食為比也萬惟仁人亟圖之

與鄭臬副瑄辛巳

頃會集各坊司賑諸生商摧良久俱以官廠煮粥為甚便葢平糴則分毫無利即科餘米給賑亦不過人米數升一二而盡耳惟煮粥則食惠既竆而延度又久救民

喘而定民志莫善於此至於給米宜合算兩縣飢户照口均分今察山陰飢口僅一萬八千會稽多至二萬四千而米數乃照縣中分非平也乞下郡邑亟行改正

與王郡伯孫蘭 辛巳

昨相率蛾叩蓬萊未獲面展縷縷車騎過又失迎為歉也粥示一頒羣情大定矣惟聞官米用過一千五百石山陰又增飢口行商又求量寛如此則米愈少恐不能足五十日之數昨道臺以為溫米轂至便有接濟倘不

時至則奈何又各坊公私諸賑全得諸生之力往來奔命亦既勞止矣至於粥廠尤為繁瑣冀得溫文鼓舞使之樂善不倦則士心益奮耳伏希台裁

其二

敬承德意密訪得各學城居極貧諸生共九十餘人法取精嚴汰之又汰矣義舉仁聲所不可失如銀兩未敷或以台米之先至者為之亦可也風似稍洩懼有陳乞者幸即出示定之大意云照得年荒救飢宜先救士本

府確訪得各學城居諸生其等共若干名中多才士好脩貧困特甚誠不忍其飢餓吾土地也特率僚屬各捐微俸量行資助自四月至于七月分為三期每期給銀一兩二錢五日前示至期齊赴府堂候本府親自給散周之固可受也或有未盡以需續訪惟不許諸生自言凡具呈陳乞者一概不准行在士之自處宜有體節耳今將各生姓名開列于後

與同年祁世培彪佳辛巳

米盡而大饑又至宜諸老之皇皇也弟適病瘍不能遣步昨陳天若兄到榻前面商其條欵精詳多可採行惟年翁廣咨獨斷行之適見余武老公函甚妙誠得道臺蚤回以通官糴禁私販為兩盡之謀所禁之地海口為急江干次之所以禁之之法以有濟無害為主事固不容遲耳

與同郡司賑諸生 辛巳

適聞彚齊送府之説在鄉紳五位中已有齟齬者想不

訛耳總是此訛大不通募助銀米何能一時奔赴在本坊逐期給散尚可零延湊補或將糶入銀兩應手翻騰若欲一日取齊萬不可得之數如此雖十年不得決策索我衆於枯魚之肆耳鄙意不如急發各坊開賑之示而以各坊現在之米先給之徑以廿二日始事並謀之世培年兄立示為望

其二

别後夜熱解衣取涼感風困甚今旦纔汗出頭猶岑岑

也枕上見尊示不及報坊各歸坊之議千聖不能易有何沸騰不可乎今必須彙齊送府均派散給不知彙送何時得齊散給何時得及枵腹引領不可泄泄也凡議論之無弊者須見到即行至諸兄分任賑務倍極辛勤博施濟衆之舉在今日行於一鄉他日宰天下亦當如是想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耳

其三

許時不晤風道俱隨也米價不減外饋不至貧富俱盡

道饉日出雖或二麥將秋寧可恃乎無可奈何剏為一
命浮圖之會私意操約而功廣無如此者城中行之半
月微有條緒冀得遍之鄉都台兄幸與同心細切謀之
隨方化導必有應者吾輩非圖福德盡心焉爾已其詳
祈覽冊可得伏冀留意

族議

照得米價日騰救荒無奇頃蒙縣父母德意勤賑欲令
里各賑里年各曾年因思本族飢户原已不少即具公

書以族自賑族之說報之矣此有二說一則不欲使本族貧者受賑於他人二亦不欲使本族殷者報名于官府誠兩護之策也然又恐我族殷户因此遂不闗心今議除兩官户捐賑之外自三月初四為始至麥熟而止族中有田若干畝以上者各隨田畝多少分等捐輸半月二賑每賑每口米五升或銀二錢單到各自公平題認倘有吝抗者衆共罰之仍以富户報官此白

與上虞周令君銓 壬午

米價不減而土廩俱盡憂如之何比以歸掃松楸小畱
祖舍尊宣德意捐俸倡賑為里各管里年各管年之計
惟是寒門兄弟以遷居會稽附甲無所歸著而寒族又
什八貧困堪充賑户者不過賤兄弟兩門耳今議以本
族自賑本族不敢以煩他人而凡他族之富貧相等者
俱可做而為之若其族之富多貧少者則責其兼賑他
姓零處雜居不成姓族者則責諸其里之富户是在里
長公虛確察庶不有辜鳩鵠耳又有啓者亂民搶掠一

案先之以威嚴繼之以寛大仇扳必塞牽累必禁可謂掭縱得宜之甚而比閭四鄉尤有小騷者似由一二猾案偶稽結証而地棍因之以嚇挾差役因之以索擾皆望台丈悉行湔除以示與民更始之意則懷德而畏威者愈大條示宜亟章之庶使窮谷皆知而奸人無所容其鬼蜮耳

其二

頃者五都飢民數十人以富户失賑哀籲道臺并告急

于治某時聞道臺微信其言有怒富户之色而老母五都人也治某乃急作調停私立勸册一本老母捐助三十金為倡傳募諸家諸家固多好義册到便俱欣然隨力捐賑不五日事竣而道臺之牌始下治某身與其事斯為實録富户飢民誠兩無可求者也台兄報繳之詞亦惟䜟奬富户樂施計不旋踵之義而曲原飢民歸命語不擇音之情斯為兩平矣

與于太守頡壬午

海寇飈發實𡚁郡有剝膚之慮上有襲次公可無患也惟是𡚁郡往者每有無賴之徒其非挾貲汎洋與倭為市即下海入寇夥抄行刼歸則仍是客耳甚有陽投名勢家為僕而陰結大盜横行他邑吏不能問即其主亦不能知其為盜者凡此之輩實繁有徒今賊來未必非此輩為之向導即不然亦當乘機而起𡚁郡之籓籬惟定海使賊得越此而西則餘姚之臨山上虞之謝塘山會瀝海三江之間處處皆賊所及孫恩之亂在彈指間

也惟老公祖留意

倪文貞集卷十九

倪文貞集卷二十 續編三

明 倪元璐 撰

書牘

與楊機部 廷麟戊寅

一別遂三周歲翁昔人云邈若墜雨翩猶秋蒂足徵此況矣投林以後惟有山中白雲堪自怡悅而中外交鬨每一念及輒如轆轤上睡醒夢俱牵恨不及見褒鄂雄

姿開其眊矂也台兄以沉經博古之才而熟閒軍旅之事主上破格用人授以賛畫壯猶貞律正吾黨立名閫外時矣惟是往者兵氣不揚將𤸃而卒惰先事既無守備之方臨事徒有恇怯之習台兄當與督師奬帥三軍鼓倡忠義使行閒有先登効命之心而不徒誇緩帶輕裘之度頗牧出自玉堂豈不足上慰拊髀之思乎昔裴中立請以昌黎為行軍司馬而柳宗元責其不承史職夫宗元固不知史職耳天文壁主圖書奎司武庫二者

相比如繩之連故曰好以暇好以衆整天下事固非肉食無墨之徒所能辦也台兄運籌淵秘坐掃欃槍斯則不負吾君不負吾學者遠勝文章報國矣跂予望之僕將藉以生色焉

與姜如農 垛庚辰

臨軒闢門卓越千古門下遭盛典而入梧垣感恩圖報度如箭激火騰矣顧今人通病在議論多而成功少談兵于紙上則辛棄疾之車旂聚米於圖中則蕭鄴侯之

轉輸又或求深一層置國家之緩急於度外而泛援迂遠之論以入告言之則可聽行之則無從下手使巳享其名而君父不獲收其效想門下之目笑久矣夫必有任事之才而後有議事之識故欲靖寇則必先養民欲養民則必先蠲賦欲蠲賦則必先節餉欲節餉則必先省兵欲省兵則必先扼要害而清浮冐國家疆事朝事總壞於有空文而無實效破的批肯絜領提綱斯盈庭之志氣筞力亦渙然呼引日出議即益少功即益多願

門下亟圖之節足一宣足使啁嘈結舌耳

與左廵按先先 辛巳

敝郡稗穷自清霜法雨一番澄濯駸駸乎可稱樂土矣惟所最苦者壩稅而外無如欽贓扳害一節業蒙台鑒動色咨嗟將為抗章請命旋聞奉有明綸踟蹰且止旬日之間接得舍親金楚畹道長及諸老手書並稱聖明自憂旱以來求民之瘼惟恐不及如清獄一詔出自睿衷一日而疏滯獄數千人省豁贓銀無算歡聲動地然

德音未已尚爾旁皇由此而推明主忠言此其時也欽
賍之累至今已極循此不已必有大憂然自始禍至今
從未有痛切為聖明言之者頃讀明旨責成邑令仰見
如傷之心然而不塞其源流將日濫令嚴文日下於兩
臺兩臺安得不行之所司以及于令令又安得不出票
拘提纔一拘提無論果否寃誣有無株累而其家已破
蕩無餘矣此雖名杜阜魯亦無如之何况乎本犯所扳
之人與産盡屬子虛又安得真正主名不株不波洒然

應明詔哉向見有里老公呈未投稿子嫌其未暢聊録
奉覧如老公祖以目擊之痛皂囊直上尤為徑便耳

其二

伏自奸商積猾冒支國帑官銀入手任意花銷及至事
露窮追牽扳四出日甚一日以至于今何草不黄無家
不蕩其所扳之人始猶及于親族繼漸遍于遠支始猶
止于同宗今則廣延他姓其所扳之産與賍始或以賣
出為現存今乃以子虛為實有始猶云曾相通貸既且

直云同事朋分其所扳株轉折在部文不過一二主名至地方不免以一生十部文據本犯所供地方惟犯屬之口所以本犯以囹圄為福堂親族懼其扳牽輦金求免犯屬以欽犯為奇貨鄉黨少攖其意嫁禍立加而無辜人户無端承禍逃亡死喪日日見告小民瞋目歸咎有司其竊思今日之事無良有司不能救遇良有司亦不能救有司不能申理民怨有司能為民申理民亦必怨此何以故葢有司雖良豈能庋部文于高閣而事關

欽件名勢重大繞一拘提家已半蕩或偶有昭雪得之于兩臺未必能得之于部再承嚴駁禍事重興此所謂雖遇良有司不能救者也凡所扳賍如果十無一實雖有司明知其寃豈可盡報平反只就稍支衣食者勸使强輸具文以上民謂有司既已明知故入疾視彌深所謂有司雖能申理民亦必怨者也循此不已大亂將生拔本塞源是在廟堂之上某竊惟追賍國之常刑交易民之常事正使本犯家有餘產何煩假力朝廷若其必

藉官追即是產非已有覬今百無一實從前及後可知伏乞祖臺一面詳查產户有無虛實一面題請聖明自今一切連賍在内只合嚴追本犯在外拘繫其父母妻子有產理無不完產盡另希解網庶幾垂絶之家可重生矣

與吳磊齋麟徵壬午

讀大疏道學經綸俱備天下如此才數百年中一二耳每頌池塘春草附通魂夢則友其兄而難為弟辱荷手

書其言愷切詳明真鼂賈之匹也其埜質伯氏所明投林以來小人有毋舍側横一小橋比于虎溪每送客未嘗過此然而中邊之交閧殍殣之載途中夜傍徨潸焉出涕屈指當局諸公未知誰堪勝此任者幸兄昆玉好為之即一日上求救時二難並轡於天衢我閒一笑墮驢矣病中率復別狀非報也

復張天如 溥壬午

自家兄去江南而議論之喧豗益甚矣顧甘陵南北黨

部紛歧名節之盛莫甚于東漢而曾無救於衰亂之相
尋則清流標榜固君子所深憂也方今天日晶明台兄
真實學問即著書立教自足千古廚俊顧及之交何妨
概為謝絶至若小人之噂沓又何足慮乎宜興出山比
於溫國之復相來教謂向以第一流聲望相推許不知
鄙性硜硜不可為依草附木之小人亦豈可為游光揚
聲之君子猿鶴沙蟲各自存其本相耳况弟臃腫日衰
只八十一歲老親縈迴胸中遂無復抵掌掀髯之氣先

生其以顧長康畫謝幼輿可乎劉念翁望典型風道自言嘗夢尋比以病避客見必誦先生此言此老在位必有學問耳

答史道鄰可法壬午時史公以淮揚巡撫攺視漕政

軍興蠭午庚癸四呼飛輓無神嘯聚時出時事之危未有如今日者非台臺以壯猷絶幹租茶鞭履其間則江淮南北不知作何釜沸台臺之身非特宗社所凴即白門諸君子一夕之安亦九里萬間之賜也弟最蠢愚獨

於台臺景行最切今赤眉黄巾數天共憤使以台臺入典中樞出聲天討以紀律厲將以義勇策兵勦撫並用指顧間耳天津橋上人云俟此人為將淮西可平非常之功倘必有待而然乎伏承明教下詢瞽矇漕鹽通變諸議皆老謀碩畫聚米畫沙而談者頗有治人無治法古今之通病也惟台臺有論事之識亦惟台臺有任事之才望即以淮揚為端推行于邊鎮上慰宵旰端在此矣

倪文貞集卷二十